

懷念芮逸夫老師



芮逸夫九十歲生日留影，從左至右：高去尋、芮夫人、芮逸夫與陳槃。

周 龍
(旅居比利時)

一個小小的物件，往往會引起一些回憶和遺憾，像一支雪茄煙斗這類東西便是如此。當我還在台大求學的時代，有一次我看見芮先生吸一支煙斗，我聽說他喜歡收藏各式的煙斗，後來我來到比利時，當我看到賣雪茄煙的舖子，也賣各種煙斗時，便想買一支送給他。可是我這個光想而不立即行動的人，年復一年，幾經蹉跎，始終沒有帶一支煙斗回台灣了，而芮先生已離我們而去。現在即使選購了一支煙斗也無法送到他的手上，因而每每經過賣雪茄煙的舖子，我的遺憾便回來了。

我在台大念書期間（1956-1960），曾修習了芮先生所開的中國民族誌的課，是兩年的課程，因而有緣和芮先生接近，那時文學院大樓前排是教室，樓上除了一間大教室外，有辦公室和一些教授的研究室，大部份是歷史系和中文系的，大樓後面一排，有考古人類系、哲學系和心理系。在兩排大樓之間有一條通道，通道樓上有三間給學生用的研究室，我和楊鶴鶴同學、施璧倫同學就分配在中間一間，第一間是幾個韓國學生，第三間是三個哲學系的學生，其中一個是杭立武的兒子，一個名叫傅偉勳。另一個不知他的姓名，我們和他們沒有來往。從我們那一間出來，站在走廊窗前，文學院的後院便一覽無遺，到了晚上，我們總看見有兩間研究室的燈亮著，一間是歷史系姚從吾先生的，另一間便是考古人類系芮逸夫先生的，他們的燈總是亮到深夜。我的感覺很好，就是說我感到老師跟我們一同唸書，有時比我們還用功，到了子夜左右我們有時會到台大對面小巷子吃一點宵夜，那時那條小巷子還不是像現在那樣開滿了小飯館，也擺滿了小吃的攤子。那時只不過有兩三攤，可以吃一碗牛肉麵或陽春麵，切一小盤滷海帶或豬大腸等，偶爾芮先生也會同我們一塊兒去吃一點什麼，隨便談談，非常親切。無論我們說什麼，他永遠是很注意，很感興趣的聽著，他從來不批評任何人。

那時台大的老師多住在溫州街、青田街一帶，都是日式的木屋，但有不小的庭院。芮先生家有一棵芭樂樹，芭樂成熟時，喬健、陳恩綺、楊鶴鶴、施璧倫等同學，也許還有別人，每年都會去芮先生家吃芭樂。他們大概都是曾跟芮先生一道去花蓮、台東等地作田野調查研究的同學們，我因入學較遲，不曾參加調查研究，便不同



芮逸夫與友人閒談，
從左至右：張秉權、芮逸夫、屈萬里與楊時逢。

去。可是他們總會帶一兩粒給我。那芭樂非常大粒，而且紅心，熟透時又軟又甜，據說是別處沒有的，因此去芮先生家吃芭樂也是一年一度令人難忘的樂事，相信沒有一位同學會忘記。

後來我畢業了，到中研院史語所圖書館工作，芮先生在中研院民族所也有一個研究室。有一天他問我願不願意替他畫那些少數民族穿的衣服。他也給我看他出版

的曲獮等民族的衣著服飾的幾本書。也許因為那時彩色照像還不流行，效果也不太好，所以希望用人手來畫。我由於年少無知，不懂得這件事的重要性。又忙著跟張義雄老師學畫，跟馬熙程老師學提琴，便沒有時間替芮先生畫衣服。可是到了現在我才瞭解人手所畫和彩色照像在色彩和感覺上，是有很大區別。

我去比利時之後，回台灣的時候常去看望芮先生。有一次我去看他。我說起我在練習瑜伽術，就把我所會的在他的客廳表演了一遍給他看。他說他一直在做一種德國傳來的八段錦。他也就從頭到尾表演了一遍給我看。他做這種運動數十年從未間斷，所以能夠保持身材挺直，筋骨靈活，而活到九十多歲高齡。不像姚從吾老師，他太胖了一些，又有高血壓，七十多歲便去世了。對於一個每日長時間伏案工作的人，活動筋骨是非常重要的，瑜伽術也好，太極拳也好，即使像芮先生做的那種八段錦，其實很簡單，但其效用就在於堅持地做，終生從不間斷。

那一天芮先生還沒忘記我喜歡畫畫，送給我兩本畫冊做為範本之用。當西安秦始皇大墓發掘出來的時候，大陸還沒開放，芮先生想看一看出土秦俑的材料。我給他買了一本出土秦俑的圖冊，後來又買了一本三峽大觀，因為書中寫了關於風箱懸棺葬的問題。想到這裡我深深地為芮先生惋惜。我們從大陸退到台灣，芮先生失去了大西北、大西南廣大的研究田野，研究的資料也非常難求。他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。

最後一次回台灣看望芮先生，他從叢林似的堆滿書籍的書架中轉出來，很高興地雙手握著我的手，又親自去泡了一杯茶給我，用那種搪磁的大杯子。這使我深深的感到，芮先生還是像抗戰時期在大後方一樣，過著簡樸無華的生活，淡泊名利，與人無忤，給學生的是無限的親切與關懷。



芮逸夫在四十年代與學生輩合影。後排立者從左至右：張存武、王保珍（管東貴夫人）、張存武夫人、芮逸夫、（待查）、芮夫人、管東貴、賈士衡、（待查）。前排蹲者為王崧颯與邱其謙。

去年年終我回台灣，曾到南港看望我的舅舅呂實強，見到余壽雲、陸寶千、桑秀雲、劉翠溶同學，蒙他們招待我一餐，像這樣的聚會已經非常難得了，他們一致鼓勵我寫出對芮先生的懷念。飯後余壽雲同學曾陪我去胡適先生墓園，也到了董同龢先生、徐高阮先生、王寶先生的墓前，回想起在南港工作三年的種種，無限感慨，事後去到余壽雲同學的住處，蒙他出示在各地旅遊拍攝的照片。其中有他在三峽，爬上風箱峽懸棺葬的所在所攝的。我想到如果芮先生和同學們一同爬上那裡該有多高興。如果芮先生率領我們去到雲貴，去到川邊，去到羌族、彝族、白族、哈尼族、傣族、族、佤族、拉祜族、納西族、景頗族、布朗族、阿昌族、普米族、怒族、崩龍族、獨龍族、基諾族、苗族、布依族、侗族、水族、仡佬族、壯族、瑤族、 佬族、毛難族、土家族等等分佈的地帶，完整地收集那些五彩繽紛的服飾和器物，記錄各種不同的習俗，拍攝那些歌舞，做成CD，甚至也帶回一隻整塊木頭刻成的懸棺，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個博物館裡，該有多好。可是四十餘年後的今天，芮先生已離我們而去，同學們四散天涯，我自己也漸漸老去，這個美麗的夢想已是不可能實現的了。